

《周恩来:永远的榜样》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兰德华)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周恩来同志,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周恩来:永远的榜样》出版座谈会2月27日在京举行。

与会专家对《周恩来:永远的榜样》给予高度评价。该书以充沛的情感、流畅的文笔,以讲故事的方式,对周恩来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总管家,好管家”,人民的“总服务员”,享誉世界的伟大外交家等多重角色,对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领导作风、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层次、有深度的梳理与刻画。

与此同时,该书鲜明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同志献身党的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定理想信念,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本书作者、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李洪峰在会上说,这是一本写给未来的书。伟大祖国正走在强国路上。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本书是在感动中恭恭敬敬写成的,希望收获新时代的感动。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表示,在新时代,我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其精神与风范显得弥足珍贵。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周恩来总理在这方面堪称全党的楷模。周恩来一生始终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弥留之际,唱的还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今天,作为后人,我们重温周恩来,不仅仅是一种缅怀,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我们应当大力学习、传承和弘扬周恩来总理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精神,继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把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是本书要向广大读者重点传达的一个重要现实意义指向。



奥林匹克桂冠为何荣耀?

——读《胜者王冠》

林颐

《伊利亚特》有幕高潮:阿喀琉斯不满阿伽门农,因而拒绝出战,挚友帕特罗克洛斯冒充他率军迎敌,不幸身亡,阿喀琉斯悲痛欲绝,杀死了赫克托耳和无数特洛伊人。这个传说还有尾声,据说阿喀琉斯在友人的陵墓建成之后,召集希腊军队举行竞技比赛,兹以纪念。

不必追究荷马史诗真实与否,最初的人类文明史总是与传说杂糅,我提起这个故事,因它是这部《胜者王冠》,从荷马到拜占庭时代的竞技史》所确立的入口。密歇根大学历史教授大卫·波特讲述了这则故事,“至此,我们才开始进入西方世界的体育史”。这个起点肯定不够确切。在人类诞生之初,狩猎、劳动以及这些活动中隐露的竞争意识,就表现了竞技始终相伴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零散的偶然难以构成历史书写的元件,作者接着描述荷马史诗的时代,复原《伊利亚特》里的竞技场景:赛车赛、竞走、拳击、摔跤、掷石、箭术、投矛等等。作者以荷马史诗与体育的密切关系,强调古希腊城邦竞技的普遍存在,高度统筹的结构系统让体育进入了史学研究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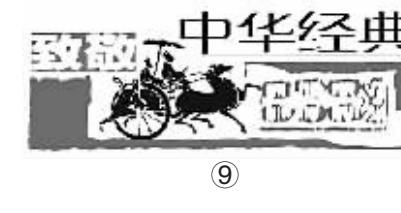
奥林匹亚竞技比赛究竟始于何时,由于缺乏考古资料而无法确定。口述因此成为主要的证据。除了荷马史诗,作者还引用了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诗篇,以及其他尚存于世的古典文献。至少有些事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赛跑的传统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世纪兴建的体育场已经是一种带起跑线、终点和观众席的多跑道运动场;品达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他吟诵的祭祀庆典已经和竞技比赛密不可分,参赛选手扮演了其城邦代表的角色,他们都是来自各自家乡并为竞赛进行过专门训练的选手。

某些时间点很重要。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莎草纸提供了公元前480年竞技会的相关证据,也记载了公元前476年的胜者名单。奥林匹亚竞技比赛因此与古希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希波战争有了密切联系。我们熟知的马拉松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490年,第一次希波战争。公元前480年,希腊城邦联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再次挫败波斯的入侵。公元前476年,希腊人开始兴建全新的宏伟的宙斯神庙,决定以竞技的方式解决希腊城邦的内部纠纷,谓之“神之和平”。

体育深植于神话的血缘,摘取桂冠者成为万人瞩目,受人敬仰的人间的“神”。社会寻找和建立公正的、神圣的信仰。奥林匹亚竞技比赛的高度制度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组织结构的形成。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研究古希腊竞技史,无疑可以更好了解西方文明的起源。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落,泛希腊运动会越来越式微,古罗马竞技遂代之而起。

真实历史中的角斗士竞技在公元前3世纪末已经同化为罗马形象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世纪则和罗马的选举体系紧密联系。角斗士更像是政治人物养的门客,用角斗表演的形式为主人造势,通过勇敢忠诚的表现赢得优待。为什么罗马人热爱营建竞技场?因为这些拔地而起的石头建筑象征了将们的功勋和无上的荣耀。希腊风吹拂罗马,许多罗马人深爱它的典雅,不过,严谨的罗马人渐渐丢弃了希腊散漫的、个人化的品格,转而追求更大规模、更有气势、更能持久的烙印。

作者认为,基督教没有终结古典竞技,这种看法有待商榷。罗马帝国后期的几任皇帝都反对竞技比赛,因为这种公众聚集的活动带来了不安因素,威胁统治。信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三世颁布法令禁止“渎神”的竞技活动。这是历史事实,即使没有终结,肯定也有断裂。不过,尽管如此,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面包和娱乐”的活动仍在继续。更重要的是,如作者所说,“竞技有助于地中海世界的融合。它在原本毫无瓜葛的人群之间创造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缔造了坚实悠久的历史传承。时至今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依然是奥林匹克运动重要的价值所在。



(9)

杨天熙

近来,一档名为《经典咏流传》的诗词音乐文化节目在央视一套开播。传统的古典诗词被改编成一首首流行歌曲,在现代化的舞台上全新演绎。它们中有说唱版《三字经》,有摇滚版《将进酒》,有民谣版《天净沙》,甚至还有英文版的《登鹳雀楼》……节目不仅形式新颖,更有许多流行乐坛的明星加持,让这些传统的经典再度成为时尚和流行。

该节目一经播出就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对音乐作品的认可和对评委解读的共鸣,还有很多网友在评论中感慨,如果早点有这些好听的音乐,再长的诗词都能轻松背过!回想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种表现形式并不陌生。最令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但愿人长久》。它几乎可以称之为“古词新唱”的开山之作,更是我们很多人对古典诗词之美的最青涩记忆。

诗词吟唱自古有之

诗词的歌唱并不是当代人的发明。自古诗词都可以拿来吟咏歌唱。

唐代文人薛用弱的《集异记》中记录了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说当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好朋友出来聚餐,碰巧有几个歌女在唱歌助兴。他们就打赌说要比试,看谁被编入歌词的诗作最多,谁就最棒。结果王昌龄和高适的诗频频打榜,王之涣的却动静全无。王之涣傲娇地表示:“刚才这几个水平不够,她们也就唱点下里巴人的词罢了。我这种阳春白雪的诗们她们掌握不了的。”然后反手一指那个最棒的歌女说:“要是这个妹子唱的还不是我的作品,我这辈子再不跟你们比高低了。但若唱的是我的诗,你俩就好好拜我为师吧!”果然不负所望,最好的那个歌女唱的恰恰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得意坏了,笑骂其余二人:“怎么样怕了吧!”三个好朋友遂笑一团。

这个著名的故事,很好地为我们再现了唐代风靡吟诗唱曲的社会风貌。



从语言到音乐

对于汉语言来说,音乐性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审美属性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汉语的声调。相较于现代汉语来说,古汉语的声调更为丰富多样,方言口音的不同也会带来独特的变化。这些高低起伏的声调依照语义排列,好似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一般。再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进行简单的修饰,如延长、停顿、上扬、下覆、加花等,一段专属于这段文字的半读半唱的吟诵旋律就这样流淌起来。这种形式节奏自由,调式多变,个人色彩非常强烈,甚至同一首诗歌每吟诵一次效果都不一定相同,学习方式大多也是靠口传心授。据一些老先生们回忆,小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跟着先生的调子摇头晃脑地记念。有了调子,原本枯燥生涩的文章立时变得朗朗上口,容易记诵。这就好像在节目中王力宏和观众互动时说:“《三字经》都会背了吗?多听这首就会背了!”再借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带得动”。

古人除了通过这种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吟诵来体味、交流和传承诗词及其蕴含的情感之外,还有很多旋律感更强、节奏更明显的愈发成熟的形式,这便

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歌唱。我们姑且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古人的流行歌曲”。这些诗词配有曲谱,可以和着丝竹管弦伴奏吟唱。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曲调有一部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今流传下来的古谱如《魏氏乐谱》(明)、《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清)、《碎金词谱》(清)等中,便收录了很多成曲。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唐·张志和)、《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等。这些典籍有些也有翻译成简谱的版本。我们当代人可以通过这些珍贵的文献,窥见古人吟唱诗歌时的典雅风姿。

吟咏歌唱是对诗词的理解和表达

文学的诵读、吟咏或歌唱,其最动人心魄之处不在形式,也不在技巧,而恰恰在乎情感。《诗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之所至,遂呼之而出,层层推进。初者咏叹,而歌者又甚。若犹不足,则手舞足蹈、击节踏歌,极尽一切宣发之能事,最终寻得与诗文情感的契合点方肯罢休。到如今,当代人表现情感的方式更加多样,审美也各有不同,甚至对诗词的解读都有了全新的角度,因此再现和演绎诗词的形式自然愈加丰富多彩。在表现对传统经典诗词理解的方式上,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某些传统的形式,而可以以更多维度的视角在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进行全新的尝试和开拓,给这些经典作品注入新时代的活力。无论是高亢的重金属,还是美轮美奂的光电舞美,还是回归本真拨动琴弦悠悠低吟,只要能够表达我们个人对诗词作品的理解,都不妨大胆地尝试碰撞。选择你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去感染所有欣赏到这场华美绽放的人,去感受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去倾听它对你的回应,也借此向那些无法超越的经典致敬。或许,李白听了凤凰传奇演绎的摇滚版《将进酒》之后会抚掌兴叹:“噫吁嚱,也能有这种操作!”

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真挚的情感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以当代音乐的形式再现,其实质是不同艺术语言间的通感。因此,小小的苔花绽放出的牡丹之辉温暖了无数当代“小透明”的心房;古拙的采魁唱出的夕阳之下搔到了无数只身在大城市闯荡的“断肠人”心头的凄凉;怀抱“铜琵琶”的教授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嘶吼炸出了无数场失意之人新的希望……当你看到这些诗句,听到这些曲调,内心深处那些深埋已久的情绪便会瞬间被唤醒。安慰着你的失意,鼓励着你的软弱,坚强着你的脊梁。古今同情,句句戳心。只待你平复心绪后徐徐吐出一句:“古人诚不欺我。”你会发现,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经典照样能够唤醒时代的共鸣。古今情感的共融为这些传世的经典再次迎来了新的春天。谁说经典的诗词作品失去了生命力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南山诗社吟唱指导)



《经典咏流传》节目资料图片

走到哪儿,读到哪儿

冷荞麦

什么?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我太老头啦,不知道移动阅读,手机就是图书馆,知道不?都什么年代了,也就只有您还背着书到处晃悠!

辩解一下,家务呢我还是做的,去别人家一个大人来一边儿不吭气儿总不好吧?酒没本事喝,麻将早不摸了,就算电视也不好看,聊聊天家常,说说热闹事儿才真正不是?真正嗑人的是手机“图书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只是还没有习惯,第一反应确实没想到这档子事儿。

其实,我自己觉着没那么老,虽然头发白了,也不再自己攒电脑了,但刷手机还是亲自动手的。就说数字阅读吧,从初始阶段就没落下,如果不是眼睛感触不佳,也许会成为Kindle的拥趸。实际上这两年来,随着各种阅读APP(软件)的完善,我也时常踏足其中。尤其是去年以来,出差、远行什么的,基本上不再带纸质书了,这样的变化,不得不说是移动阅读条件的不断改进带来的,特别是阅读体验比以前有了本质的改善:不仅是视屏优化带来的视觉舒适度,还有和旧式纸质书阅读习惯、方式的无缝融合。

就用我的读书习惯来说吧。通常我喜欢同时翻阅几本不同类型的书,诸如文史、哲学、艺术、经济

等,几本书都放在那里,这本翻一下,那本读几章,看到哪儿算哪儿。因此,以前看电子版的书总觉得麻烦,不如纸质书方便。但现在的体验就不一样了,手机APP里存放一堆书,随便乱翻,非常方便,像读纸质书那样夹放各种“书签”都不是事儿,有时感觉“注释”查阅还比纸质书方便。

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没能放弃纸质书的阅读,自以为是习惯的养成。可现在基本不看纸质书的侄子并不同意,蔑视说:是自以为是的情怀吧?纸书多贵啊?买两本书的钱就可以来个会员卡,可以拥有数百本甚至上千本图书。

“这么给你说吧,你是没怎么读数字图书,要不然你那些所谓的习惯、情怀早就动摇了,以后纸质书只能当作收藏品来爱戴。”他说。

他说的未必有道理。就现在的实际情况看,除了热衷于网络无脑文字的新生代外,我所知道的“读书人”绝大多数还是倾向于纸质图书的,而且书店似乎还有重新活起来的兆头。不过,有一点他说的可能对,就是对纸质书的执着,在我内心可能还真保有很大的情怀元素。

近一年来,我阅读数字电子图书的时间相对

于纸质书而言,变得越来越多,不说出门在外,就是在家里,几本书床头、桌子到处放的乱象,显然没有小小的手机一览无遗方便。以个人感觉而言,现在纸质书仅剩下在查阅、求证资料方面更顺手、便捷的优点了——这也许还是习惯使然。

相信未来基于数字图书的因素,比如屏幕的改进、索引资料的标注等,分分钟就可以改进得超越纸质图书……

好在我的手机比较“古老”,几本书翻来翻去的,机器会变得不大灵光,不知道换个新手机后会不会弱化我的纸质书情怀。

可是,一想到以后真的再也不用扛着厚重的书装样子,再也不用受累大老远的跑图书馆、书店,空着手轻松惬意地走到哪儿就读到哪儿。嗯,爽。



《大河恋》

[美] 诺曼·麦克林恩 著 李雪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对于最亲近的人,我们总是想爱太多,却又了解太少。”

《大河恋》,是芝加哥大学文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70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回忆沉默宽厚的父亲和不告而别的弟弟。

“弟弟死后,父亲再没好好走过路。他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提起双脚,可双脚提起后,着地又略微失控。他不时向我确认,关于弟弟的死亡细节,然后哆哆嗦嗦地走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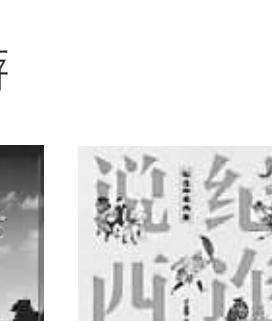
在大河这样流淌的人生中,亲密的家人,往往与我们很不相同,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他,但我们依然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他。直到最后一页,书中那些平淡的波澜才突然有了意义。

麦克林恩教授莎士比亚和浪漫派诗歌,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他出版《大河恋》,获得意外的成功。然而,该书的成功又不意外,经过岁月沉淀的文字,该有这样的生命力与厚重。

《批评家之死》

[德] 马丁·瓦尔泽 著 黄燎宇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因嫌疑重大而遭逮捕的作家汉斯·拉赫,



《《大河恋》》

[美] 戴维·霍夫曼 著 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最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

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巅峰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石油、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条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纪连海说西游》

纪连海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游记》是一部神奇的书,读懂、读通了这本书,传统文化的血脉就打通了,人情世故的精髓就都懂了。正因如此,《西游记》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著,成了中国文学界最大IP,被改编和演绎成无数文艺作品。

然而,史书中的唐僧性格如何?孙悟空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型?如何看待猪八戒的可爱和智慧?沙和尚有怎样的怎样的身世?百家讲坛名师纪连海,以打量历史的深邃眼光深入文学经典,以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钻研神话故事,将古典名著《西游记》细细剖析,幽默道来。从历史到文化,从小说中的仙妖神佛到史料中的真实人物,分条缕析、答疑解惑,《纪连海说西游》为您带来一部耳目一新的《西游记》。

(兰德华)